疫下幼兒班停足半年 博士爸爸都嘆難「教」

雙職家長兼做「老師」：我要癲啦

疫情又反彈，由今年新春假期開始，幼兒班及低班（K1、K2）一直停課，這些小朋友的家長半年來身兼三職，上班搵食，回家湊仔，還要兼任老師教導學習，真不容易。不要以為高學歷家長就是好「老師」，讀書叻未必教書叻，有碩士、博士級父母都對當「家庭老師」大感頭痛；至於學歷較低的家長，得知K1、K2暑假前不會復課，更馬上大叫：「我要癲啦！」

教育線上

大公報記者 黎慧怡

高學歷夫婦：有錢也買不到託兒服務

李先生任職公司高層，擁有博士學位，李太亦碩士畢業，這對高學歷夫婦育有兩個女兒，分別一歲半和四歲半。疫情前，兩夫婦日日親自接送兩個寶貝女兒到幼兒中心和幼稚園，家務就由工人姐姐代勞。疫情爆發後，由農曆新年至今，兩個女兒都未能重返課堂，只能在家「自習」。

李先生坦言，雖然夫婦二人均具高學歷，但都不是讀幼兒教育專業，教導小朋友十分不容易。他認為，對於雙職家庭而言，這段日子最困難的是託管中心和興趣班都要停開，雖然幼稚園老師有提供功課，以及在家長引導下看看短片，「但要求四歲半的小朋友自習吸收新知識，未免太苛求吧！」

> 純粹派錢是沒用的，疫情下，有錢也買不了很多託兒服務和課堂。

「如果問讀K2的大女這半年來有沒有學到東西？我就覺得好似冇學過嘢咁！」李生說，網上教學互動比較少，不似學校課堂般有同學搶答問題、互相交流，在欠缺氛圍下，自然影響學習成效。

工人姐姐要做家務和照顧小女兒，根本無法輔導大女兒做功課，兩夫婦放工回家時，大女兒幾乎有一半功課未做完，李生擔心大女兒日後追不回進度，加上很快就要升小學，需準備面試，擔心她難以應付。

疫情下，李先生工作量大增，天天早出晚歸，下班後已無精力指導孩子做功課，更無暇進行親子遊戲。然而，兩個女兒在家呆久了，喜歡在家「暴走」——玩到不肯睡覺、停不下來。

李先生建議，政府可重開或放寬開啟一些育兒服務，甚至提供一些額外服務，讓小朋友追回停課期間的學習進度。「純粹派錢是沒用的，疫情下，有錢也買不了很多託兒服務和課堂。」大公報記者問李先生若重開託兒服務，會否擔心增加小朋友感染風險，他回答：「肯定會擔心，但只要相關機構在衛生方面做足少少，提供一個安全環境，相信雙職家長懂得平衡利害，作出適合的抉擇。」

SEN童媽媽：驚仔仔錯過黃金治療期

孩子疫下停課，學歷高的家長也嘆難於照顧，學歷不高的家長要兼顧教師的責任，就更加困難，「我學歷唔高，真係好難教小朋友。」Carol無奈地說。

80後的Carol從事美容業，老公亦是打工仔，仔仔則是一名SEN學童（有特殊教育需要），在南區一間資助幼稚園讀K2。Carol說，自停課開始，仔仔留在家自學，日常起居主要由兩夫婦負責，奶奶則會在他們無暇時幫手，雖然可以幫手督促仔仔做功課，但無法教他寫字，更遑論改功課。

> 買餸、煮飯、授課，幾乎一腳踢……我要癲啦！準備勞氣死！

兩公婆既要工作又要照顧孩子，Carol坦言心力交瘁，有時晚上回家後為輔導仔仔練字做作業，幾乎半夜2時才睡覺，因為仔仔要晚上才做功課，作息亦拖晚了。「有時返夜更，放工返來又要幫佢改功課，真係好攰！」Carol坦言，當聽到教育局宣布K3以下停課至暑假結束時，大叫「我要癲啦！準備勞氣死！」

「買餸、煮飯、授課，幾乎一腳踢。」以往Carol嚴格限制仔仔使用電子產品的時間，如今她忙於做家務時，有時也「焗住」要讓仔仔看看iPad和電視。

Carol說，早前懷疑仔仔患有輕度自閉症，幼稚園安排了學前康復訓練服務（到校服務），疫情期間停課，到校服務亦取消，有些治療型訓練如感覺統合訓練、魔法學堂都無法進行。之前仔仔曾有好轉，但幾個月沒有鍛煉，情緒好像又變差了，「我好擔心佢錯過黃金治療期！」

停課初期，提供到校服務的NGO機構會在WhatsApp發放文字版訓練指引，指引家長如何教小朋友在家訓練，不過Carol說資料太多，部分還需打印出來，自己消化完才能教仔仔，令她很頭痛，「睇到一大段文字就頭暈，都忙到冇心思睇落去。」

事實上，SEN學童需要特別照顧，Carol希望政府可以幫忙，恢復實體的到校服務，允許有需要的小朋友上學受訓，「單對單或者幾個人去上都得，起碼畀佢返吓學，接觸一吓其他人，每個禮拜一、兩日，每日一個鐘都好啊！」

►香港保護兒童會於疫情期間發放道具包，供家長在家中為小朋友做訓練

專家：一人分飾多角 家長吃力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黎慧怡報道：本港不少雙職家長在疫情下要一人分飾幾角，既做家長又兼任「教師」，非常吃力。有專家提醒，家長緊記放鬆心情，保持良好親子關係，進行有質素的互動。

輔導心理學家吳加垚（Yoyo）說，停課五個多月，中小學生的學習進度或多或少受影響，更遑論幼稚園學童。不少幼園生的家長每天完成忙碌的工作，回家後變身「教師」教導孩子，「這樣的身份其實好尷尬」。Yoyo指出，家長變身「教師」輔導小朋友做功課，與原先作為父母的角色不一致，會令小朋友陷於困惑，無所適從，「究竟你是我媽咪還是我老師？」

減壓鬆綁三部曲

另外，家長其實不是專業的「教師」，只是硬着頭皮去教，一旦子女表現未能達到預期，容易產生負面情緒。Yoyo提醒各位家長，首先要明白，家中始終與學校有別，即便自己教得很好，若小朋友處於一個輕鬆狀態，學習效果仍會打折扣，所以問題不一定在於雙方，而在於環境。

Yoyo提醒家長要學會自我減壓，提供鬆綁三部曲——不怪責任何人（包括自己）、接受自己是非專業的教師、包容小朋友的「不完美表現」。她強調，小朋友能感受到大人情緒的波動和角色的轉換，「我們都不是『虎爸』『虎媽』，寬容啲好！」

◄輔導心理學家吳加垚提醒家長，小朋友在家中學習處於輕鬆狀態，學習效果或會打折扣

另外，疫情持續，對育有SEN學童的家長來說確是很大挑戰。Yoyo建議，SEN學童的家長應增加「有質素的互動」，比如借助小遊戲來做訓練，家長也要投入到遊戲中，過程中切勿看電視或做家務分神，引導孩子模仿大人的集中力。

「玩遊戲是增進親子關係的橋樑，爸爸媽媽可以輪流與孩子進行有質素的互動，或者給他們安排一些『任務』，例如要子女做一些簡單家務，這比長時間的『齋坐唔郁』更重要。」

SEN支援課程 網上教學局限多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黎慧怡報道：疫情之下，為幼兒提供服務的兒童慈善機構，最明白雙職家長的窘境。香港保護兒童會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兒童慈善機構之一，該會助理服務總監張嘉欣（Jenny）表示，疫情期間，機構一直透過各種方式繼續為有需要家庭，尤其是雙職父母和SEN學童提供支援。

基層家庭裝備或不足

疫情初期，由於無法預計復課日期，保護兒童會為有到校服務需要的SEN學童家長，隔周提供家居訓練，提供包括文字版訓練，寄送道具包，再開展Zoom實時視像一對一訓練。Jenny發現，由於家長們空閒時間不一致，對科技掌握程度不同，加上每個家庭裝備有差異，因此看似基本的一次訓練，有些基層家庭其實未必做得到。

Jenny說，用Zoom進行一對一康復訓練後，觀察到鏡頭後的家長投入程度提高了；以往即使有機會觀課，大多數家長都選擇看手機，參與度不高。不過，她亦認同實時視像教學存在較大局限，尤其是對康復訓練期的學生更難做，「例如摸摸頭仔、拍拍膊頭等動作，老師都無法透過這些肢體接觸來鼓勵學生。」同時，機構工作人員亦多做了協調工作，包括須遷就小朋友的作息及家長的空閒時間。

擔任幼稚園校長逾20年的教聯會副主席林翠玲表示，疫情對家長影響很大，有私立幼稚園家長面對高昂的學費壓力，寧願小朋友暫時退學；有些家長則面臨留職停薪，或有凍薪、失業等壓力，其中從事服務行業的家長更首當其衝，連小朋友的學費也交不起。林翠玲認為，政府可透過不同渠道幫助家長，例如給有需要的幼兒家長發放津貼或學費補助，以及拓寬保就業工種的規限，「最緊要是互相體諒，共渡難關。」